根植底心的我的愛

獻給我親愛的阿嬤

温素瑩

㈠

民國七十七年三月，我大四，台北很冷，陰寒侵入，紅男綠女卻在街頭挨肩擦臂，街頭很熱。

我閒踱其中，在裏頭迷失。

一路都是搧情的重節奏音樂，過往熙攘的步伐激動起來。到處可見冠名次的暢銷書，有名字的舶來精品，麥當勞叔叔三五步夾在其中，不同的東西，神似的繽紛，都教人眼花亂愛不能釋。潮來潮往的面孔彷彿只有一個，吹一式的復古風情，蘇芮的歌聲「跟著感覺走」在空中瀰漫開來，標榜主張的現代兒女他們不約撫過同件精品，趕更一折的拍賣。

這是一個十足的都市，擁擠的華厦不斷向黯空閃爍霓虹光芒，我幾乎沒有理由問自己在做什麼。很自然隨著衆人消費，競相逐下一波新潮，很舒服，富庶太平的繁華夢有誰願醒？

我架著雅痞漫不經心的瀟灑，在川流人群中閒遊好久，直到無意中望向櫥窗鏡裏，竟然找不到自己——

頓時我驚悚起來，極目四望，每一張時髦的表情盡是陌生，根本不像我年少想要的世界，茫茫間我墜入五里霧中，錫箔緞帶裹著的巨型箱盒到處矗立，找不到出去的路。灰濛濛的四周人聲鼎沸，我卻深深底孤獨，我不識自己的面目，不知道自己是誰。依稀我奔了起來，唯恐一個不及，此生便安入小小的齒輪，在忙碌的物質文明轉不能息。然後有個專櫃擋在我面前，上頭一張鍾楚紅的海報，她回眸笑明艷動人，愈發襯出旁邊「全新的自己」五個大字。我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路，蜷縮了起來。

就在無處掙，憑臨困頓的緊要關頭，一握柔和的陽光，彷彿照耀過洪荒孕育過無處生靈的那道最初陽光，打心底破陰霾緩緩昇上來，昇上來，昇到頂又一轉化作暖流，迴盪我周身。

朦朧中回到久遠前乍醒的清晨，南國筆直的椰樹在薄曦中遠立，我奔在帶露的庭園。

「阿嬤——，阿嬤——」

一疊聲喚花叢某處正優雅照拂植物的外婆，而晕後那聲緞黑的九官空谷回聲般緊緊跟隨。孩兒的呼喚如風吹銀鈴便流遍早晨泌涼的空氣。

我站了起來，我走了出去。

我漸漸想起風吻碧茵緩緩吹送的草葉芬芳，在不需用腦的行板生活某處搶回我珍藏的童心與夢想。

甚至我變得富足，富足到可以堅持簡樸清明的原則，富足到可以聆聽不平，可以關心貧困，想到這世上還有許多人在堅韌地面對生之窘蹙。

㈡

民國六十七年、六十八年，國中二三年級，是我一生極重要的啓蒙期。我不斷繞著一個問題發問：

爲什麼所有的小孩長大成人，全都變成大人那樣？

他們不會興高采烈地交換感想，不會瘋狂地迷上偉大人物或崇拜英雄，他們不看書不看電影，他們談沒意思的話題。會不會從小孩到大人一水隔跨過就變個樣？等我長大又能否避得開？

有次數學課，闃幽的室內衆人目不轉睛，可是那天方框框窗外一片燦然流動，我的心在瞬間做了決定，衝出去自由飛翔，拒絕留在教室。

在相臨的幾年，忙著吸收，忙著自我，那段時間好像很少想起阿嬤。

㈢

民國七十一年末高三上的一個深夜，揮淚寫週記，綴得滿紙塗駁，拭都拭不及。

在聯考倒數的日子，大家不猶豫奮不顧身，爭先要向榜單貼去。高三生活只爲了考試一個目的，讀書之外所有都是奢侈品，當然也包括思念，外婆已經久久不曾出現在我心中。可是忽然半空裏砸下，竟是外婆糖尿病急轉直下，耳不能聽。我不知道怎麼辦，孩提時的一幕幕水影裏快速浮出來，每一幕的前景永遠是外婆的臉，她非常專注的表情。我拼命寫、拼命寫……

炎炎夏日，很靜的陽光斜投在小鎭街上，外婆輕牽我手，我們緩緩走在沿街廊下。阿嬤不厭地再三向我還想要什麼，她必須確定不曾遺漏任何我鐘愛的東西，我清楚記得阿嬤的表情。

每次複習考遇「祭十二郎文」、「祭妹文」、「與妻訣別書」幾課，我總無法不感覺深刻。這幾課課文站在一

片論說文記述文中，在精緻壯觀的雕塑圍繞下，顯然有強烈的生命力，我不必藉助「作者欄」「注釋欄」來進入狀況，用整個靈魂呼喊出的情感像擋不住的江河從久遠前奔來。我眞想知道爲什麼？究竟是什麼撐起這些不假格式修辭的文字，使我全身釘住不能動，臉上卻撒去長久的淡漠容顏？是什麼把一個人逼到憤恨控訴上蒼後，又苦苦向天哀求？

思緒總會不自主冒出：亂髮朔風中的生者最後怎麼辦？我總是刺痛一下，急急翻到下一課。

很早我就察出人生許多事不能如意。

自從二三歲隨父母北上，已經註定日後我侯鳥的行程。國中以前的所有寒暑假我全在外婆家度過，大約每年四分之一的時間。導師在台上說：「背每課課文三字經唐詩三百首朱子治家格言國語日報「灯塔」……錯一字一分，不到八十分一分打一下，我這是爲你們好，長大後你們會知道……」我就想像我站在陽光懶懶花影綽綽外婆家的某一支枝頭。從來不想眞正成爲一個乖巧小孩或好學生，只有往外婆家的路上，看到車窗外一格格稻田向整個天邊延展，近鬱綠中亮青到地平線邊緣紗白透金的天堂顏色，才能使我眞正快樂，可是學期好長好長，我很自然用電影看來的姿勢睡前祈禱，寒暑假才會快點來到。可是每次終究要離開，去時的路一上車我緊緊頭壓著車窗，窗外一片潮濕的世界，等回過神就開始算下一個寒或暑假還剩幾天。

我盼望時間快過，卻不如何喜歡長大。小學高年級我知道外婆的身體狀況，心底生起一層隱憂，後來我的禱詞加入願阿嬤阿公健康快樂。

幾天後的課堂上，導師特別提出，她說語質樸而實在情眞切，唸給大家聽吧！我不肯，這是無處洩的悲與痛，不是範文。

民國七十二年高中的最後寒假，我堅持趕回去。相聚的短短三天裏，阿嬤一直說：「如果能聽，什麼都好。」甚至外婆幾次休克，我跟在旁邊，什麼忙都幫不上。我忽然感覺陌生……

在多年後高中都將盡，我又開始祈禱。原來人再如何長，一旦面對人生原始而無解的情境，有同樣的無助。

眞好，外婆的聽覺後來有了好轉。

(四)

民國七十三年大一仲夏，我特別提起從前阿嬤穿過日據時的台北大稻埕上學，高等女子學院旁的小伙子如何招搖來喊……渴望外婆像以前一樣跟我聊天。她頓片刻，重新又訴說起身上不適，似乎思緒飄不遠就旋即墜落。外婆的生命彷彿已被抽空，只餘病痛。

我一點一滴發現，寵我安慰我的親親阿嬤已經成了久病老人極需扶持，還變得孩兒般任性，我卻尚未準備妥去接受不饒人的歲月。

更不敢相信我發了脾氣，甚至上一刻還在心痛阿嬤短短幾年的改變。久病床前無孝子的尋常人性在向我挑戰。

眞的是我嗎？

站在仲夏夜的露台，我悔恨白天的倦怠不耐。此時與外婆完全失去溝通，愛我撫我的親人或不曾消失，她只是叫歲月逼到我無法進入的另一個世界。外婆房裏燈點通宵，在深夜微霧偌大偌大的庭園裏愈顯孤寂。這兒的星空恬靜、蟲鳴蛙叫，多年來一切未變。

可是呵護一個病人在現實生活確是非常辛苦，我總在深深追憶的惆悵中深深自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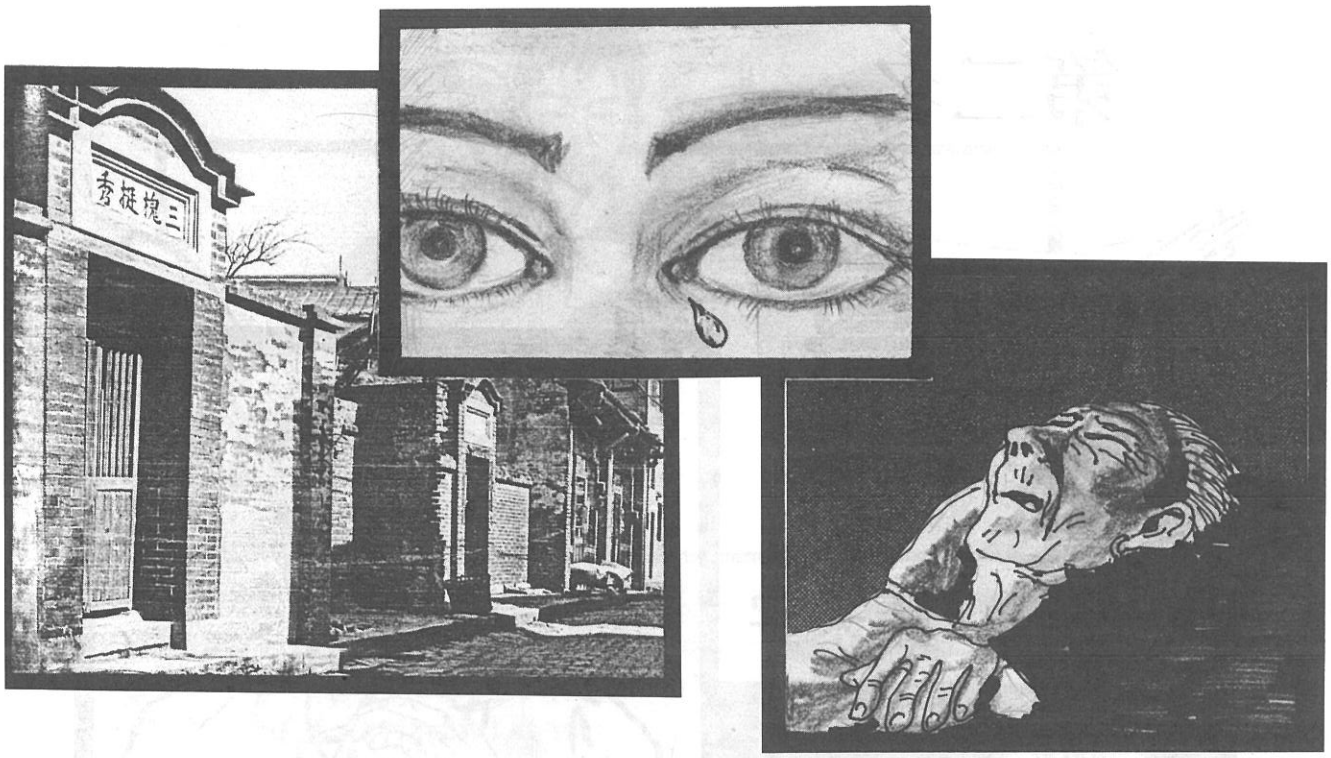
小學時的寒暑假是我最美的一段時光，有著繽紛的彩色和不絕的花香。外婆見我總是一下子滿臉笑了開來，彷彿我是她永遠的驚喜。

生活的步調非常柔和，每一個早晨醒來先找外婆，成天纏外婆後頭問花的名字。我得到無限的給予，卻沒有人訓練要求我來讓我成器。有時也到後園西角蓊綠氤氳的竹叢鋸竹子玩，也曾教虎頭蜂叮了大疱。

民國七十二年我高中畢業以後，一次回來就一次掙扎。時光明顯從面前走過，孩子會長，大人會老，連這座日據村長斥資建的宅邸業已破敗。曾經有已長大可遠飛的念頭，煩躁之至也曾賭氣不再回來，老屋裏我們各坐自己的老位置，然而屋外現在雜草生繁花成夢。

我知人生難圓滿，可怎會如此不堪？不願死的最後童心在空中盤旋，滄桑在眼前。想走，如一般年青人計畫安排假期，寒暑假一到我還是回來。然後我明瞭，二十年南北遷飛已成我的天性，不會斷不能變。





長成了的孩子帶著不捨的情，寧願笨鳥慢飛。

我待在陽光故鄉用自己的方式成長，希望去習慣歲月，三四年經過，從前依靠一變今日被依靠，我們重新調整彼此的角色。室內微暈的光影下，時空不時在我的神思裏交錯，或遠在舊日，或出來幫忙照料外婆，要不便整個人沈入一些不凡心靈孕育的不凡創作。

(五)

民國七十七年一月我大四，正值學校期末考，同校的表弟察覺南部家裏有些蹊蹺，輾轉去追問，我想不出會有何事緊要，可是，被苦苦相瞞的消息掀開來——

外，婆，過，世。

一月二十一日早上八點二十分要考最後倒數第三科，我遲遲才去，幾乎考不成試，感覺上卻全不關己，我不語不甚在意，只瞥眼望向門外，心裏想：今天的陽光怎麼可能，怎麼可能一樣底燦爛？

我恍惚了，有時候沒想要悲傷，感覺裏一切如常，外婆在等我放寒假回去陪她。偶而回過神來才一時心悸，一月十九日得到消息的當天早上，我外婆已經出殯。

(六)

我知道我的童年已在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晚，徹底隨外婆遠走。

許多個早晨醒轉眼猶未睜，第一個念頭閃出便是：阿嬤走了。人實在很奇怪，想像中絕無法接受、想都不敢想的事，一旦被攤開來，再痛也是這樣。很多時候我什麼都不想，外婆和我至少還擁有我的明天。

外婆很突然從我生命消失，很難多去相信，她走時我不知，她入殮我不知，她出殯我也不知。

我生活繼續，我歡笑如舊，也永遠會忽然想起阿嬤的一件事或一個動作，而忽然壓不住強烈的悲傷。

我與外婆是兩個南北相逕的女人，外婆喜歡悠閒愜適過日，近半世紀隔的我，卻篤信藉由自我實現才能眞正存在。我們相陪好長一段，將自己的心付給對方，不知不覺下緊緊相依。我一直尋覓難止，或許想尋找一種溫暖安全平和的心境，就像兒時在外婆家的感覺。

外婆一生不曾在這個時代留下任何痕迹，她與她的歲月除了我或許無人記憶。可是她讓一個孩子覺得富有，她在我心裏種下同情、敏銳、想像、活力這人世最稀珍的花朵。我甚至希望日後也有人非常愛我念我，那麼將有人知道我有多麼好的阿嬤。

最重要的，我知道我帶著深植的愛，心中有不竭的一股勇氣，要一直向走去。

得獎感言：七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第一節在201教室（期末考），有位學弟爲我踏入教室的時間直言，如果你看到這篇文章或有人知道他，請務必與我連絡。